



依托厚重历史 振兴美丽乡村

■殷焯

作为金山岭长城脚下的村庄,因长城上的一座敌楼而得名,是此前我对花楼沟村仅有的了解。老话说,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靠着长城如何发展乡村呢?带着这一问题,我走进位于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的花楼沟村。

“金山岭长城开放段,全部在花楼沟村。上长城,必从花楼沟村出发,下长城,又回到花楼沟村。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,村里人办起了农家乐。”进村的路上,花楼沟村党支部书记段九来介绍。说话间,我们已经抵达村口,只见灰瓦白墙,绿树成荫,道路两旁的特色民宿成群连片,充满设计感的街巷标识、摄影主题雕塑,吸引游客驻足拍照,“国际摄影艺术村”几个大字十分醒目。

云海长城、星空长城、雾凇长城,循着农家院外墙上悬挂的摄影作品,我们见到了农民摄影家崔海明。“从前,我们在长城上给游客拍照,替摄影爱好者背器材挣钱。时间一长,我就在想,家乡的长城景色这么美,又离得这么近,为什么不自己拍一拍呢?”回忆起职业生涯的转变,崔海明娓娓道来,“为了拍出好照片,现在一年要上长城差不多500次。”

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村民拿起相机,成为拍摄长城的行家里手,形成了全民参与摄影的文化氛围。



目前,花楼沟村有2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、10名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、近20名承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,摄影成为花楼沟村的金字招牌。很多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,求教拍摄点位,探讨摄影技巧,分享摄影心得。从谋生到爱好,从村民到摄

影家,一幅幅摄影作品见证着他们情怀的迸发、身份的转变,也见证着村庄的发展。这种文化凝聚力,激发起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。

村民王新兰经营着一家农家院,闲暇时也给游客背包。听闻第二天要服务一个来自江苏的摄影团,

我和王大姐相约体验当一次背包客。凌晨4时,我们顶着满天繁星出发了。夜里一场大雨,长城、山峦在云海之中宛如仙境,美不胜收,让摄影团大呼来值了。“金山岭长城自然景观雄奇,长城敌楼密集,素有‘万里长城,金山独秀’的美誉,障墙、挡马墙、文字砖和麒麟影壁被称为‘金山四绝’。”一边走,王大姐一边详细介绍起山上的风景名胜、文物古迹、军事设施和民间传说。

“朋友们,今天的云海特别美,我给大家推个景。”行走途中,碰巧遇上“长城老郭”正在直播。身着休闲服、肩背双肩包、手持稳定器,带网友们了解长城历史文化、普及长城知识、传播保护理念,已成为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郭中兴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被网友称为“长城活地图”的他,短视频平台的“粉丝”数已超过41万。他笑称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再熟悉不过,几乎每天直播一场,主要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关注金山岭长城。

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,是一个地方独有的资源,也是最吸引人、最值得挖掘的宝库。依托厚重历史、秀美长城,花楼沟村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,以文铸魂、以文化人、以文兴业,发展起长城摄影、研学课堂、特色民宿等文化产业,活跃着一群热爱长城、守护长城、拍摄长城、宣传长城的人们,村民们既富了口袋,又富了脑袋,古村落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谈到花楼沟村未来的发展,段九来满怀憧憬地说:“旅游生态化、民宿产业化、村庄景区化,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”景区口,摄影主题酒吧已经落成;村部前,民俗文化展馆、摄影研学基地施工过半;主街旁,摄影主题花海正在铺就……相信下次再回到这里,又是另外一番热闹景象。(作者为人民日报记者)

黄河明珠刘家峡



■刘志宏

史诗般的辉煌,从刘家峡厚重的热土中崛起,让千里陇原,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绽放出一片绚烂的礼花。

一首奋斗的颂歌,从大坝耸起的高度爆发出热烈的火焰,点燃西部光明的灯盏。一道伟岸的风景,伴着黄河水日夜不息的奔腾之声,擎起高原苍茫的底色。

根根银线伴着一座铁塔塔伸向远方,笔直的腔调横过岁月的额头,在天地间生成一道壮美的风光,静静丈量着黄河三峡的身躯。

刘家峡啊,在神州惊奇的视线里,跃动的能量潜在深深的黄土中,让热血擦拭岁月的足迹,走向世纪的辉煌。

二

把所有感动和希望放飞在永靖的体温里,让遥望的双眸在高原的海拔上感受繁荣的热度。

铿锵的话语回荡在“花儿”清亮的音符中,在黄河风情线上点亮希冀的光,那是一种热爱的情结,一种春天的期望。

水之城,帆之家。独立自主勘测设计、制造设备、施工安装、调试管理的四个“独立自主”,足以让电力人引以为豪。

中国最高的重力坝、中国最大的地下

厂房、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、中国第一台30万千瓦双水内冷水轮发电机组……刘家峡啊,凭借着人拉肩扛,在共和国的水电蓝图上镌刻丰碑。

三

你是黄河母亲鬓发上一朵美丽的簪钗,陇原大地胸襟上一个闪光的符号。高峡出平湖,你点燃了大西北敞亮的明天。巍巍祁连绵延,松涛雪峰铸就河西的钢筋铁骨。

浩浩秦腔放歌,吟唱出八百里秦川的浩浩四季。青海湖的胸怀,荡漾着千古不朽的舞姿和身影。

贺兰山的雄奇,诉说着塞上江南的文明和传承。

奔放的想象与涌动的浪花,飞跃大坝,向澎湃的热血缓缓倾注。远去的银线和矗立的铁塔,隐藏于灯火中,触摸大西北跳动的脉搏。

曾经风起云涌,曾经巨浪拍岸。你敞开大河的胸怀,以仰卧的姿势,感悟生命的内核。千里田畴举起小麦高粱的歌吟,细浪柔波流进游人惊喜的双眸……

四

刘家峡,犹如一弯虹,历经千难万险,神奇地挺起脊梁,在平凡而又深刻的汗水里,

刘家峡水电站是中国首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、“一五”计划的重点工程,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的黄河干流,于1958年9月开工,1975年2月投产发电。该水电站的五台大型国产水轮发电机组总容量122.5万千瓦,年发电量55.8亿千瓦时。2018年11月,刘家峡电站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。

成为一页闪光的记忆。

撩开时间之帘,承担调峰、调频任务,兼具防洪、防汛、灌溉、养殖、航运、工业及城市供水等多种功能,如一片森林般的手臂撑起一阵呐喊,书写每一炉钢铁之下的倔强,表述每一座脚手架击打风雨的坚韧。

刘家峡,古朴的姿势中传承着一种秉性,一种风格。

电力人,挚爱的深情里孕育着一种信念,一种精神。

这些,都凝固成千里陇原的生动雕塑,被大西北赋予不朽和灿烂,让你的眼充满安详,让河流和炊烟温柔向上,让安康的祝福满含春光……

五

炳灵寺石窟依水而立,阳光吻着碧波诗一般的语言,笼住莽莽群山的倒影。

刘家峡,一方湿润柔情的雕饰,彰显一个民族创造的心声,用血肉之躯染一袖芬芳,演绎血与火的激荡。

刘家峡,历时十多载孕育,以一种凝重、一种精雕细刻的语言,将奉献和坚强铸进电力人的意志,叙说一段磊落无悔的往事。

那一湖深刻的沉思,让城市有了雄心,让乡野有了气魄,让百姓岁月静好,安然于心。于是,那巍然耸立的大坝,掀开九万里汹涌的波涛,让那水轮机爽朗的轰鸣,让那脚手架撑起的伟力,见证中国水电的奇迹……

(作者供职于甘肃省地矿局)



■王晓燕

岁月的尽头,风雪的深处,是冷肃寥落的大寒。在北方,大寒呈现的是“渊冰厚三尺,素雪覆千里”的景象;在南方,时有冷雾和阴霾,以及严霜和冰冻。古书上说大寒乃寒气之逆极,人要面对的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。

一棵草到了大寒,只剩下干枯的茎秆;一棵树到了大寒,繁华落尽;一条河到了大寒,浮冰封住了生机;一块土地到了大寒,变得坚硬深沉。如果说惊蛰是苏醒,夏至是勃发,霜降是沉淀,那大寒大抵是涅槃重生。大寒尽头是立春,二十四节气就像一条文化血脉,演绎着自然的律动、季节的更迭、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哲学。

“大寒不寒,春分不暖,要过点苦日子,越冷越好。”这是父亲播种庄稼的经验,要有大雪,要有严寒,压制着小麦和油菜的生长,这叫挫苗或墩苗。如果遇到暖冬,农作物长势过旺,提前拔节抽穗,一旦遇上“倒春寒”突袭,则不堪一击。所以小寒、大寒,对植物而言都是适时的历练。

对于人,又何尝不是呢? “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

且种春晖在大寒

屈伸,弗之怠。”明代文学家宋濂少时因为家贫,只得借书抄书,尽管砚台结冰,手指冻僵,也不曾停下。为了求学,他背着书箱,拖着鞋子,行走在深山巨谷,大雪茫茫,足肤皸裂。这样的苦寒没有挫倒了一个书生的意志,反而成就了一代文学大儒。面对恶劣的环境,唯有坚守和忍耐,清代王永彬在《围炉夜话》里这样写道:“困穷之最难耐者能耐之,苦定回甘。”

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旅途中的“大寒”——挫折、困厄、疾病和灾难。假如一个人有数十年的牢狱之灾,那简直是天寒地冻了。西部歌王王洛宾曾饱受20年的牢狱之苦,出狱时已近古稀之年,可是人依然能从他的音乐中听到浪漫、热烈和欢快,他的脸上永远有灿烂的笑容,他的歌声中永远有生命的温暖。

当内心守着一份希望,种着一片春晖,你就会发现,冬天的枯树枝有一种内敛笃定的气质,那些芽苞里储存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,等待着阳光和春风。枝头有三两声鸟鸣在唤醒时光,风变软,河水缓缓流动,枯草下隐藏着绿色,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,走过大寒,就是春天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一粥一物 一节一情



■周天红

腊八是春节前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,过了这一天,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

古书记载,岁终之月称“腊”,含义有三:一曰“腊者,接也”,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;二曰“腊者同猎”,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,“腊”从“肉”旁,就是用肉“冬祭”;三曰“腊者,

逐疫迎春”,腊八节又称“佛成道节”,亦名“成道会”,可以说是十二月初八为腊日的由来。

我的记忆里,乡间村落一直流传着腊月初八喝腊八粥的习俗,祭祀的同时祈求丰收吉祥。每年腊月初八,人们将蔬果干物混合在一起,煮熟成粥,敬献农神,以表示庆丰收之意,同时进行祷祝。用腊八粥来谐音腊八祝的意思,就是腊八粥的由来。

进入农历腊月,也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的冬至前后,广大乡村有“冬至后,腊猪肉”的习惯。冬至一到,村头村尾,家家户户都在制作香肠腊肉腊火腿,拉开过年的序幕。房前屋后,灶上台下,挂满了香肠腊肉,展示着一年的丰收硕果。

在古代,传统习俗中的腊八粥是用红小豆、糯米煮成,后来材料逐渐增多。南宋人周密所著《武林旧事》说:“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蕈、柿蕈、柿栗之类做粥,谓之‘腊八粥’。”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后,乡村百姓吃腊八粥所用材料多为糯米、红豆、枣子、栗子、花生、白果、莲子百合等,也有加入桂圆、龙眼肉、蜜饯等同煮的。

我的母亲只在村头的小学念过三个月书,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吃力,可每年的腊八粥却熬得有滋有味。儿时家里日子拮据,熬粥无非用的是大米、小米、萝卜、白菜之类。母亲常说,腊八粥是团圆饭,全家人都应该吃。所以,那时候,捧着盛满香喷喷腊八粥的大碗,吃着香甜可口的粥,暖和温馨,全家人早就感受到过年的喜庆气氛。

记得有一年,哥哥外出打工,腊月都没有回家的信息。母亲托人用镇上的公用电话给

哥哥打电话。哥哥说,打工没挣到钱,回家的路费都成了问题,过年就不回家了。腊月初八那晚,母亲久久地端着一碗粥,粥渐渐凉了,她还是没喝下去。那时我只觉得腊八粥好吃,没有想太多,直到之后离开家,才发现这样的节日承载着母亲太多的辛劳和牵挂。

后来很多年,母亲的腊八粥做得越来越有味道。生活条件渐渐好转,腊八粥里加入了腊肉腊肠。母亲总是大清早起来,将火腿肉烧好洗净,再切成均匀细小的颗粒,倒入锅中与米粒一起熬制。当时,粥只是一个主食,其他荤菜素菜摆满一大桌菜,一家人坐在一起,团团圆圆,其乐融融。

其实,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中,饮食和团聚是过节的本来愿望,多少人背井离乡,最终都要回家一聚。回了家,能和亲人们坐在一起,哪怕只喝上一碗粥,也是幸福的。所以,一粥一物,一节一情,腊八是年和团圆的预演,预示一切都会美好且圆满。

(作者供职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)

